【回族伊斯兰教研究】

马来迟和马明心:东西方资料的比较研究

王 建 平

内容提要　马来迟和马明心是清代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对于他们及其教派的发展历程,东、西方文化学术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对马来迟、马明心二人的早年求学经历、传教过程、教理倡导和相互关系,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仍有不相一致的地方,这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因此,在征引研究这方面问题时,需严加考证,取伪存真,以得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结论。

关 键 词　马来迟　马明心　资料比较

1998 年 3 月至 4 月,应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杜鲁门和平促进研究所的邀请,我进行了"中国苏非教团历史中伊斯兰神秘主义和地方文化交互作用"的项目研究。在对所收集的有关马来迟和马明心的东西资料[①]研究中,我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即从分散的、不同年代、文字和途径记录及采记的有关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关系、有关虎非耶门宦与哲赫林耶门宦关系的东西方资料和研究文献中,有不少吻合的地方,又有一些大相径庭、差异较大的疑点。此外,对于东西方资料研究中随之产生的一些新线索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众所周知,围绕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关系问题以及虎非耶与哲赫林耶两派在历史上的教争问题在中文资料中经常是众说不一、疑窦丛生。同时由于教派斗争中的史实牵涉到各派的宗教情感和教义关系,因此在叙述本派别的历史中,叙述者一般总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本派的个人见解、观点,这就使得历史记载中出现的问题和两派教争的研究变得更加日益复杂和纠缠不清,给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为不少人视作学术界的禁区而不敢问津。本文根据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中西方的有关这些问题的各种零星资料加以对比和解释,供学者和专家参考,以利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探讨。

笔者所掌握的汉文资料是: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有新旧两版,简称《史略》);关里爷《热什哈尔》;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简称《溯源》);《甘宁青史略》;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简称《概论》)、《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简称《概要》);马学智《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杨怀中《回族史论稿》(简称《论稿》);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等。西方资料有: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 Fletcher)[②]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中国和伊斯兰教的亚洲腹地研究,该书的有关中国西北苏非教团部分,即引文中的"xi"部分,因弗莱彻的去世实际由他的学生李普曼 J. Lipman 整理);崔明翰(J. S. Trimingham) The Sufi Orders in Islam(伊斯兰教苏非教团);格劳斯(Jo - Ann Gross)主编 Muslims in Central Asia: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and Change(中亚的穆斯林:认同感和变化的表现)等。

一、有关马来迟和虎非耶

马来迟,经名艾比力夫图黑(阿文:Abir - Fatuh,开路先锋),根据中文资料是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但在已故美国学者弗莱彻的资料中,马来迟生于 1673 年,卒于 1753 年。中国汉文资料和弗莱彻都描述了马来迟家庭出身和童年生活。两者都有"华哲·赫达叶通拉希(和卓阿帕克)"于 1671 - 1672 年期间向马来迟父亲传授苏非知识的记载[③]。当时阿帕克和卓在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从喀什噶尔流传到西宁生活的。马家骏即来迟之父亲晋见阿帕克和卓时还抱着求子的心愿。后来为此专做"都哇"。中国资料说,阿帕克和卓亲自对马家骏的婚礼作了证婚[④]。《史略》中,马来迟出生后在 8 岁时送入米拉沟的经堂小学读书,而弗莱彻则说 4 岁上学[⑤]。《溯源》说,马来迟在李太巴巴的门下学习。《阿帕克和卓传》称阿帕克在西宁"住了六个月后,他委派了一个人代替自己任海里非,此人名叫维卡叶吐拉阿訇,外号称金头阿訇"[⑥]。马通认为,金头阿訇就是李太巴巴(1632 - 1709),因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河湟地区的地方语中,把"光头"称为"净头"[7]。弗莱彻的资料认为,马来迟的老师是马太巴巴,经名叫瓦夫尼卜(Wafunib)阿訇,系阿帕克的父亲穆罕默德·尤素福在肃州讲学时收的弟子。后来瓦夫尼卜又跟从阿帕克和卓[8]。勉维霖在《概论》中说,李太巴巴的祖先是来自天方[9]。而费莱彻认为马太巴巴(瓦夫尼卜阿訇)祖籍是中亚的突厥人[10]。马来迟于18岁(1698)完成学业而穿衣挂帐,费莱彻的资料则把这一时间定为1690年[11]。在李太巴巴(既是老师又是丈人)的推荐下,马来迟在青海民和马营乌拉下会清真寺任教长,后在河州及广河三甲集等清真寺任开学阿訇达30年之久。

有关马来迟去麦加朝觐一事,中西方资料的记载相差很大。《史略》说:"雍正六年(公元1728),马来迟随阿拉伯传教士筛海·哎最[12]占白勒去麦加朝觐,行至广州,遇见一位伊玛目,名叫艾勒夫,马来迟在怀圣寺向他学习了三个月经典和阿拉伯地理、人情、方言等。临行时,艾勒夫之子伊斯哈格拜马来迟为义父,侍奉来迟去麦加朝觐。……经过两月余的行程,到达亚丁,登上也门国土。在伊斯哈格和传教士的引荐下,他会见了也门的一些名人学者,访问了各大清真寺伊玛目和宗教领袖。随后又到麦加朝觐,并拜虎夫耶道堂的筛海穆罕默德·吉布尼·艾海曼提阿格来[13]为师,学习3年后,又到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游学深造。先后研究了纳格什班顶耶、嘎的林耶和赛哈来外勒顶耶的学理。经阿格来的介绍,还拜著名学者茂俩拉买核都米为师,经其指导,完成了求学心愿。"[14]《论稿》在提及马来迟朝觐时也是说1728年,但在路线上是"步行出嘉峪关,翻天山,穿中亚,抵达麦加朝觐"。回国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已54岁[15]。

弗莱彻则描述说,马来迟从事了历时3年的朝觐之路。他是穿过回疆地区的南疆六城之域(Altishabr)而到达阿拉伯半岛的。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他学习1年,然后,他踏上了返回东土之路。他在麦加拜谢赫阿施来(音译)为师。经谢赫的推荐,马来迟成为著名的经师毛拉那·马赫杜姆(Mawlana Makhbum,即《史略》中的"茂俩拉买核都米")的弟子。在马赫杜姆的指导下,据说,马来迟到了"卧里"的品级,然后回国[16]。在讨论马明心的哲赫林耶教团与也门的纳格昔班底教团的联系那一部分,弗莱彻说马来迟在也门留学一年多。因此,他认为马来迟一定访问过也门著名的讲授纳格昔班底教义的栽比德道堂,并在那里从也门的著名纳格昔班底派学者宰因·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米孜加及(az-Zayn b. Muhammad Abd al-Baqi al-Mizjaji,1643/4-1725。关于此人,在马明心部分将进一步讨论到)选学了许多课程[17]。根据中文资料,弗莱彻的推算是不确的,因为来迟于1723年开始朝觐,而宰因逝世于1725年,故师生两人难以相见。

上述有关马来迟的朝觐和在国外留学的记载,马通的资料大概是源于他的社会调查和花寺门宦的口述记载材料。故与西方资料相比,要详实,同时,根据我的个人意见,要比较可靠些。从双方的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有两点是共同的:(1)麦加的谢赫阿格来(阿施来)[18]是马来迟的导师;(2)经阿格来的推荐,马来迟又在著名经师茂俩买核都米门下求学,并完成学业。中文资料还有阿格来给予马来迟8件礼物的记载[19]。而西方资料则没有如此详细。有关朝觐后的回国路途,马来迟取道海路抵香港到广州,这一点中西方资料是一致的。

关于马来迟回国后的经历,中西方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了许多相同点。他回国伊始就在循化一带讲经传道。中方资料还提到来迟应邀到云南、河南和陕西渭南等地清真寺讲学[20]。双方都有马来迟行至化隆县境内的黄河沿渡河行"奇迹"、回答藏族喇嘛教活佛十大难题以及祈雨的故事。不过,中方说来迟渡河乘马,而弗莱彻引用崔普纳的《伊斯兰教派和中国西北部的圣墓崇拜》的资料说是驴[21]。崔普纳引用的同一中文资料还说,青海(当时属甘肃管辖的)黄河北岸循化地区的28个信仰藏传喇嘛教的藏族部落在马来迟的宗教指导下信奉了伊斯兰教[22]。

西方资料有关马来迟在循化地区黄河南岸的宣教活动与中文资料的记载相得弥彰。河州地区在马来迟归国前就有了"前开"与"后开"之争,即围绕着斋月中每天斋戒结束时是先吃饭后礼拜,或是先礼拜后吃饭问题的争论。后来,河州的这一教争扩及到循化地区,并导致了该地区的撒拉族也分裂为"前开"与"后开"两派。马来迟到黄河南岸地区传教时,他站在"前开派"一边,并在撒拉族教徒中赢得了八工(村庄、乡村)的支持,让他们接受了纳格昔班底教义。马来迟在循化争取撒拉族教徒的成功在于"在穆斯林操办红白喜事、婚丧葬礼仪式时,要请毛拉(或教职人员)到家来念《古兰经》,这样的诵经活动在那时发展到耗时糜费、排场浩大的地步。除了办事的家庭要付给毛拉丰厚的报酬外,还要设宴款待,请客送礼等。于是教民生活不堪负担。马来迟给教众所念的是《冥沙乐》,比《古兰经》要短得多,因此,他念经取酬也是很低的。这就是马来迟得人心的地方。但来迟的成功也同时铸就了老派(即"后开派")嫉恨马来迟及其追随者的情况"[23]。后来,马来迟继续向南传教发展,并进入到保安人居住区传教。他在那里使数千名"土人"(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然后,他东到河州,又使一大批教众接受了纳格昔班底教义[24]。中西方资料都记载了教派愈演愈烈的事实以及双方上告清朝地方政府的衙门。清政府对这样的"前开"与"后开"之争的处理也不了了之。最后,河州的马应焕家族控告马来迟的说教是"邪教"[25]。中西方资料都讲到了来迟去世前将教权交给了第三子马国宝执掌的事。

二、有关马明心和哲赫林耶

关于马明心,东西方史料都有不少叙述,各有长短。弗莱彻对于马明心与纳格昔班底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分析,而汉文资料对马明心在也门的学习和回中国的传教则有着稍微详实的记载,但由于它来自于各方面的零星记录,来源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同,也有好多歧异和矛盾的地方。

马明心的生卒时间在东西方资料上大体一致,确定是1719 年[26]和 1781 年。但在经名道号上则不相同。汉文资料和文献都说是字复性,又名真卫。经名伊卜拉欣[27],道号维尕耶·屯拉海(维护主道的人)[28]。而弗莱彻引用各处资料说,马明心的称呼应是穆罕默德·阿敏,又称为阿孜则。有关阿孜则(或官川阿齐孜)的称呼,东方资料还可见之于《热什哈尔》、《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及清朝档案材料[29]。至于穆罕默德·阿敏的称呼,中国方面的资料并未出现过。弗莱彻在这方面也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他引用的是穆罕默德·达瓦德(Muhammd Tawadu)(穆罕默德·达乌德,疑是庞士谦的经名)在埃及出版的 As - Sin(中国)一书第 115 页;F. Grenard(格拉纳德):"Le Turkestan et le Tibet : Etudeethnographique et sociologique"(突厥斯坦和西藏: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转载于 I. L. Dutreuil de Rhins(杜特瑞尔编):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vte Asie,1890 - 1895(亚洲高地的科学使命)下卷,巴黎出版,1898 年,第 458 页。穆罕默德·阿敏是否是马明心在麦加和也门用的学名,或是麦加及也门道堂的师生称呼中国哈吉的尊名[30]?此名估计是庞士谦阿訇在埃及留学时,或法国东方学家在研究时参考了埃及的档案记载或文献而引用的。

在马明心到麦加朝觐的路线上,则争议很多。一种说法是马明心于 9 岁(1728 年)[31]时由叔叔带领踏上去麦加的道路。他们从陆路经回疆过西域到麦加。持有这种观点的有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通的《溯源》、弗莱彻的著作[32]。弗莱彻则根据中文资料认为明心是在 7 岁由祖父带领下走上朝觐之途的[33]。另一种说法是来自哲赫林耶派自己,比如《热什哈尔》、《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述源的《回教兰山道派——哲赫忍叶源流记》等,认为马明心是从甘肃经云南,然后到缅甸,再坐海船去朝觐的。后者认为明心于雍正九年(1731)随叔父朝觐的[34]。《热什哈尔》是介绍中国哲赫林耶派早期历史的抄本,作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之交,原文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就。作者关里爷是穆宪章的弟子,而穆是马明心的继承人[35]。据关里爷说,他所记的有关马明心生平事迹是听马明心的长子马顺真(经名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其它中文资料是"马顺清")叙说的[36]。中文资料说叔侄俩人在沙漠中遇沙暴时失散,此后,马明心再也未见到叔叔。马通认为这个沙漠可能是喀喇昆姆沙漠;而勉维霖在其 1981 年的《概要》说是戈壁沙漠[37]。《热什哈尔》说是也门的沙漠。金吉堂和勉维霖说得更详细:沙暴后,马明心遇救,然后在布哈拉的一个清真寺当寺师夫。五年后,随该寺的掌教去麦加朝觐。在也门,掌教辞退明心,在贫病交迫时,马明心为也门伊本·载尼道堂收留为徒[38]。弗莱彻也认为,马明心是访问了布哈拉后到达也门的[39]。"述源"[40]的文章说马明心于雍正十三年(1735)抵达也门,而《史略》认为是 1729 年[41]。有中国学者认为,哲赫林耶派所记载的马明心经由云南到麦加朝觐而非是经由布哈拉到麦加纯粹出于这样的心理:即他们想脱离与回疆黑山派的干系,因为黑山派与满清政府合作而当时在中国穆斯林中名声不佳。

有关马明心在也门道堂学习苏非学理,弗莱彻有非常中肯的分析和探讨。弗莱彻认为,麦地那是当时中东地区最早、最有影响的纳格昔班底教团改革派的中心之一。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朝觐者和学生都不断地来到这里学习。来自不同学派、教派的宗教学者向成分更为复杂的学生和朝觐者努力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和观点。这些学生和朝觐者们将老师们教授的知识带回自己的家乡去。根据约翰·沃尔的研究,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初期,麦地那明显地存在着由一批倾向于"原教旨神秘主义"的教师组成的"学派"[42]。这些教师中,有一位叫伊卜拉欣·本·哈桑·库拉尼(Ibrahim b. Hasan al - Kurani,1616 - 1690)的库尔德人。库拉尼是纳格昔班底教团成员,又是介绍别人加入其他神秘主义教派的入门知识传授者。在神秘主义实践事务中,尽管库拉尼属于纳格昔班底教团,他强调在"齐克尔"赞念中允许使用"高念"方式[43]。在纳格昔班底教团中,这的确是不同凡常的。纳格昔班底通常坚持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赞颂主的活动,即"低念"齐克尔,同时谴责"公开"赞念,即"高念"作法。通过其学生和二传弟子,及其儿子阿布·塔希尔·穆罕默德·库尔迪(Abu at - Tahir Muhammad al - Kurdi,卒于 1733 年)的学生,库拉尼的影响波及越来越大。阿布杜·拉乌夫·辛吉里(Abd ar - Rauf as - sinkili)是库拉尼的学生,他在麦地那学习多年后回到苏门答腊,为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运动的进一步复兴奠定了基础。阿布·塔希尔对印度的正统派改革者即德里的沙·瓦利·安拉(Shan Wali Allah)的生活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沙·瓦利被认为是影响印巴次大陆上随后的伊斯兰教历史的重要人物。库尔迪还教过穆罕默德·哈亚特·辛迪,后者是穆罕默德·阿布杜·瓦哈布(Muhammad b. Abd al - Wahhab)的老师。瓦哈布则是反苏非的瓦哈比运动的创始者。在辛迪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萨曼(Muhammad as - Samman,卒于 1775 年)的,萨曼将他的原教旨苏非主义思想通过他的学生传播到西非、东非、阿富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44]。

库提尼和儿子库尔迪在麦地那拥有许多并不著名的学生。他俩的讲学给在麦地那和也门随后一代的苏非学者们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时,纳格昔班底派的教义刚被塔基·丁·扎卡利亚·乌思玛尼(Taj ad - din b. Zakaiyya al - Uthmani,卒于 1640 年)从印度介绍进麦地那和也门不久。乌思玛尼是巴基·比拉合(Bzqi Bi Ilah)的学生。库拉尼有一位从也门来的实践纳格昔班底苏非学理的学生,即前面所述的有可能教过马来迟的宰因·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米孜加及。宰因被认作是伊斯兰教历的 12 世纪初的一位"宗教振兴者(Mujaddidin)"[45]。他的家乡是米孜加加,也门栽比德郊外的一个小村。宰因从他父亲穆·阿·巴宰因(Muhammad Abd al - Baqi b. az - Zayn,1591 - 1633)那里被介绍纳入纳格昔班底教团的。他父亲是直接经乌思玛尼介绍进纳格昔班底教团的。乌思玛尼任命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在他死后为他的哈里发[46]。乌思玛尼传授给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齐克尔"诵念法是纳格昔班底的默诵法,后者将同样的"低念"法传授给儿子宰因。

宰因也许是在栽比德纳格昔班底教团中第一位传授传统的纳格昔班底默诵法同时将"高念"法合法化的教师。宰因在麦地那与享有盛名的库拉尼的关系多半对宰因本人有着影响。宰因还受教于库拉尼的弟子阿赫默德·纳赫里(Ahmad an - Nakhli,卒于1717年)和哈桑·阿里·乌加米(Al - Hansna b. Ali al-Ujaymi,卒于1702年)。曾从来自中亚的一位苏非那里接受纳格昔班底教义的纳赫里也许象他老师库拉尼一样在纳格昔班底教团中容忍和宽恕"高念"法。同时,他还按照乌思玛尼的入教程序将他的学生介绍进教团。曾向宰因颁发宗教学习证明的乌加米一直强烈地追求与各种神秘主义修行方法相联系的形形色色的"齐克尔",它们差不多都是"高念"法。为此,乌加米还撰写了一篇有关"高念"法的很有影响的论文[47]。弗莱彻认为,和这样一些老师接触联系将使惯于使用"默念"法的纳格昔班底教团更可能对"高念"法感兴趣。

栽比德的纳格昔班底教团在其诵念赞词中接受"高念"法也许反映了其它神秘主义修行的影响。美国学者哈米德·奥尔加探讨了这样的联系。他列举了纳格昔班底教团依附于亚萨维教团和库不忍耶教团的事实。至于依附于嘎德林耶教团是更为寻常了[48]。目前尚未清楚的是,除了原来的神秘主义修行外,宰因的老师即倡导"高念"法的库拉尼将多少修行实践引进了纳格昔班底教团的?但是,终其宰因的一生,嘎德林耶教团明显地在麦加、麦地那和也门形成了相当的势力。在宰因去世前,哈尔瓦提亚教团(the Khalwatiyya)也开始兴起而崭露头角。确实,嘎德林耶教团和哈尔瓦提亚教团都抬举和认可使用"高念"法[49]。

也门,尤其是萨那和栽比德两城市,在17和18世纪期间是穆斯林世界东部地区的学生来求学的主要基地。在印度尼西亚向荷兰殖民主义发动圣战而闻名的优素福·贾维(Yusjf al - Jawi)曾是宰因父亲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的两个大弟子之一[50]。贾维在麦地那时还就学于库拉尼。前面所述的库拉尼的另一著名的印度弟子阿布杜·拉乌夫·辛吉里也可能在也门学习过。

就是在这样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和学识发展很快的环境中和时代里,数年后,马明心来这里学习。弗莱彻说马明心是在访问了布哈拉之后来也门的[51]。他在也门度过了20余年的艰苦学习生活,然后回中国[52]。在这20余年,据说马明心成了苏非修行大师宰因的学生。"在马明心遵照哲赫林耶道堂的严格纪律生活后,宰因向他传授了机密的知识"[53]。

关于马明心在宰因门下学习的记载,日本学者并没有给出资料来源。由此,弗莱彻认为这一点可以持异议,因为宰因逝世于1725年9月,而马明心出生于1719年。照此推算,马明心朝觐的岁数是6岁,这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经说过,弗莱彻依据的中文资料说马明心是7岁朝觐的,并经过布哈拉时还住过一段时间。所以,根据中西方资料,在宰因死时,马明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到达也门的。根据神秘主义传统,人们可以在孩提阶段与已故苏非大师的灵魂和精神进行神秘主义的持续交流和传授(阿文,uwaysi)。这样,马明心作为儿童可以在宰因逝世后与宰因的鲁哈(阿文,灵魂)进行沟通,由此确立马明心和宰因的师生关系。但是,1936年传教士马丁·泰勒在中国西北工作时发现的马明心的道谱名单上记载有宰因的儿子阿卜德·哈利格(Abd al - Khaliq,约1705 - 1740)作为连接宰因和马明心的链环[54]。根据这份道谱,谱系上一开头的七个人名中的俩人名字前冠有乌外斯·嘎拉尼(Uwaysi al - Qarani,公元7世纪的学者),这样,这俩人就有与嘎拉尼有神秘的心灵和精神的交流和传授。可见,人们可以从未见面的人那里接受知识,并被介绍加入某个苏非教团的修行行列[55]。所以,以乌外斯的方式,马明心未尝不可和著名导师有师生关系。但不管怎么说,根据弗莱彻的推算,谱系中哈利格的名字出现于宰因和马明心之间,可以指示出,明心的到达也门是大约在1725年至1740年的期间,即宰因逝世之年到哈利格逝世之年[56]。

哈利格时期,栽比德的纳格昔班底道堂当时实行的是不止一种的"齐克尔"赞念法,即在内心"默念"也行,"高念"的使用也能接受。如同其父亲,阿卜德·哈利格跟从麦加和麦地那的出类拔萃的教师们学习。在这些教师中有前面所述的库拉尼的儿子阿布·塔希尔和穆罕默德·哈亚特·辛迪[57]。这俩人中,前者忠实于他父亲的教导而在纳格昔班底教团的齐克尔赞念中倡导"高念"法,而后者则提倡"默念",同时在纳格昔班底教团的赞主活动中排斥使用"高念"法。但到了阿卜德·哈利格的生活时代,使用"高念"法似乎在也门的纳格昔班底道堂不再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了。事实上,在阿卜德·哈利格去世后的几年中,在栽比德的纳格昔班底派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对齐克尔的新形式采取开放的态度[58]。阿卜德·哈利格生前向他的学生既讲授"默念"法的齐克尔,又讲授"高念"法的齐克尔。他的一位弟子对此解释道:在两种赞颂法之间并没有"不和谐"的[59]。弗莱彻根据阿文资料对也门道堂平行并授虎非耶和哲赫林耶的赞颂方法以及它们可能对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影响是与中国方面的一些资料相吻合的。马学智的《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说:"伊玛目·阿兰(穆宪章)在临终时对古土布·阿兰说:'教主维尕叶从也门接受了两样教门:哲赫林耶和虎夫耶。他留下了哲赫林耶,送回了虎夫耶。'"[60]可见,马明心在也门时,不仅学了"高念"法,而且,也学了"低念"法。

对阿卜德·哈利格的生平,阿拉伯文献资料对此比其父亲宰因的生平有更详尽的介绍。但是,儿子的寿限却比父亲要短。当宰因(米孜加及)殁于1725年,根据伊斯兰教教历,享年85岁时,阿卜德·哈利格那时仅仅才20余岁。宰因任命哈利格在他殁后当哈里发。哈利格和其哥哥穆罕默德作为纳格昔班底派神秘主义修行的教师留下了声名。但兄弟俩的内讧不久就迫使哈利格离开栽比德,于1737年到达萨那。他殁于次年,时年仅36岁。

关于马明心在也门道堂求学师从的老师以及求学的大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概经历,中文资料有一些较为细致的介绍。“述源”即前面的马明心四世孙马元章的弟子罗列了马明心的也门导师的道谱:穆罕默杜不禄色依尼是奈各适班顶叶道堂的第七辈“社依赫”——先贤。第一辈大社依赫名叫穆罕引地尼,第二辈名叫伯哈稳地尼,第三辈名叫他震地尼,第四辈名叫海足惹其巴格,第五辈名叫海足惹体色依尼,第六辈名叫尔不杜立哈利格,第七辈便是穆罕默杜不禄色依尼。马通的《史略》和杨怀中的《论稿》中有关马明心也门老师的谱系在个别拼写上有不同外,基本与述源的名单是一致的[51]。述源的文章载于《回教青年》第 3 卷,即刊印于 1941 年。马通的《史略》虽然问世于 1981 年,但他的社会调查和历史资料的记录则进行于 50 年代初。如果马通和杨怀中的马明心也门导师道谱不是载录于述源一文的话,那么,中文资料有关马明心在也门求学的老师谱系肯定来自于哲赫林耶流传的阿文写的也门道祖的道谱。由于述源是马明心的四世孙马元章的弟子,我们不排除道谱由马元章祖父即 18 世纪的哲赫林耶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云南的马顺清即马明心之长子传下来的可能性。《热什哈尔》作者就曾指出过,有关马明心的传说,都是马明心的儿子马顺真(即马顺清)亲口传述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关马明心也门道祖的谱系,应该来说,中文资料有一定的可靠性。

比较汉文的马明心在也门老师的道谱和弗莱彻根据阿拉伯文资料的分析结果,两者的不同资料来源中,有两个名字大略是相同的:(1)第四辈海足惹体巴格(《史略》、《论稿》是“海足若·巴格”,亦可能是弗莱彻资料中考证的宰因·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米孜加及 az - Zayn b. Muhammad abd al - Mizjaji,1643/4 - 1725)。因“海足若”在阿文中是“先生”、“阁下”的尊称,一般都冠于德高望重的长者名字之前,所以,我们可以略去不计。这里的“巴格”(巴基)才是在中西方资料中真正相同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宰因·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米孜加及的父亲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宰因(Muhammad Abd al - Baqi b. az - Zayn,1591 - 1663)也可能是这里的“巴格”。但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首先,巴基·米孜加及作为宗教学者的名声要比其父亲巴基·宰因要大得多;其二,从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在也门求学年代来看,巴基·米孜加及要比其父亲更接近于中国的这两位哈吉和学生。因此,从名字来分析,中文资料中的第四辈筛海(谢赫)巴格与弗莱彻资料中的“宗教振兴者”宰因·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米孜加及有可能是同一人。(2)“述源”一文中的第六辈尔不杜立哈利格(《史略》系“阿布都里·哈利格”;《论稿》系“阿布都·哈利格”)与弗莱彻资料中的巴基·米孜加及之子阿卜德·哈利格(Abd al - Khaliq,约 1705 - 1740)肯定是同一人了。如果这样的话,哈利格不是马明心在也门最后一位老师,不象弗莱彻所分析的那样。最后的一位老师应是穆罕默杜不禄色依尼(《史略》中的筛海“穆罕默德·布录·色尼”;《论稿》中的“穆罕默德·布录·载尼”),他是第五辈海足若·其色依尼的儿子,这样,也就与宰因父子没有骨肉联系。如按照马明心在也门求学年代来分析,《史略》和《论稿》的道谱资料更接近于事实。但在这个资料中,为什么在第四辈谢赫与第六辈谢赫之间(他们是父子关系)有一个第五辈谢赫海足若·其色依尼?其色依尼与穆罕默德·阿卜德·巴基·宰因·米孜加及有亲属关系吗?中文资料并未提及。也有可能是,当米孜加及去世时(85 岁),如前所述,哈利格才 20 岁左右,太年轻了,所以米孜加及任命其色依尼作为栽比德道堂的主持人。这大概有可能的。笔者还想指出,如前所述,1936 年马丁·泰勒在中国西北传教时也曾发现马明心的也门道祖道谱,上面有七个人的姓名,其中有宰因的儿子阿卜德·哈利格[62]。是否泰勒发现的这份道谱与述源和《史略》上记载的道谱是同一份呢?恐怕不是。因为泰勒收集的那个谱系有两人名字前冠有乌外斯·嘎拉尼,似乎与中国资料不同。大概泰勒的谱系是阿拉伯文的。很可惜,弗莱彻的研究材料上并没有罗列出泰勒收集的道谱的整个名单。《热什哈尔》提到马来迟和马明心共同在麦加道堂的老师“阿各力·曼克”门下学习过。关于阿各力(阿格来)接受马明心为弟子的记载未见之于其它东西方资料。这里需要补遗。

弗莱彻说,马明心是于 1761 年回到西北的。但是,他还认为,马明心回国的日子可能也许更早些。根据匹肯斯记录的打印稿,匹肯斯在 1936 年 6 月 2 日在金积堡时遇见一个叫丁阿衡的,他证明马明心是由一位老师名叫潘亭叶(音译,Pan Ting Yeh)陪同先到云南。根据弗莱彻分析,潘亭叶就是单化普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马老人家”[63]。在中文资料中,马通和杨怀中说是 1744 年[64];勉维霖罗列了 3 个不同的时间:1737 年、1741 年和 1761 年[65]。仅最后一个年份与弗莱彻的相同。但根据史实以及我个人意见,马明心回国的日子应该是远远早于 1761 年。因为 1761 年那年,马明心已经在甘肃地区赢得了好多信徒和支持者,并且,他和马国宝的虎非耶派处于比较严重的对立了[66]。可见,他在此前已呆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三、有关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关系

弗莱彻在研究中与某些中国学者一样得出了马来迟的虎非耶(老派)与白山派(Afaqiyya)的渊源。与大多数的中文资料和文献一样,他未看见马明心的哲赫林耶派(新派)与黑山派(Ishaqiyya)的历史联系[67]。中国学者陈国光根据零星的中文资料推测,这样的历史联系是存在的[68]。

《史略》认为马来迟和马明心于同年(1728)到麦加朝觐,但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69]。马来迟在麦加和也门游学访师近 5 年,求学是在阿格来买核杜米领导的虎非耶道堂。该道堂属于沙孜林耶派[70]。中国资料不止一处地说,马来迟和马明心在也门的苏非道堂学习时是同学。马通认为,虽然马来迟和马明心在也门留学时是同学有勉强之处,但俩人不可能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因为在也门时,马来迟已是 48 岁的中年阿訇,而马明心则是 10 岁的满拉。“但由于都处在异乡,因此,乡亲、同道者而相遇也有一些交往。”[71]《热什哈尔》有明确的记载:马明心回国后,回到其家乡河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州,并告诉马来迟说,“咱们的毛拉、沙赫、阿各力曼克阁下(愿真主以他的尊贵赐福我们)于某月某日归真了。艾布福土哈(马来迟)听到了这话后,就按中国的习俗做了哀悼仪式以示纪念。”[72]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马来迟和马明心在也门求学时,俩人确实有过同学之情谊。马来迟比马明心回国要早10年。前者是1734年回国的,后者是1744年回国。当马明心回国时,马来迟在甘肃河湟地区已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和教众了。

弗莱彻认定,在齐克尔念法上的不同以及附属于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不同苏非派导致了中国纳格昔班底教团的分裂[73]。其实,从中文资料来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马明心早期的传教活动的记载中,他和马来迟的关系是好的[74]。他们俩以及他们的随从们在一起礼拜、办干功。在礼拜仪式中,高声赞颂与低声赞颂是同时并用的[75]。俩人肩并肩地在一起诵念阿拉伯文的苏非神秘主义诗句,并且一起向学生传授有关苏非的教义和课程[76]。连清朝档案中也说,马明心在甘肃传新教时,“其实所念之经与旧教无异”[77]。明心在河州大西关居住时,“来迟经常来明心住宅,两人论道说理,非常密切,据说两人还在一起坐过静修,还曾相商花寺在河湟传教,关川向东发展的协议。”[78]《热什哈尔》记载:相传,艾布福土哈(马来迟)在起初很尊重我们毛拉——维尕叶·屯拉(马明心)。经常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我的密友——哈智(维尕叶·屯拉),直到后世,在我们之间不要分彼此。’”[79]所以这些都证明在他们早期的苏非教义传教活动中和修行中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只不过马来迟偏重于低声念齐克尔,而马明心偏重于高声念。即便今天,虎非耶有时高声地赞念齐克尔并随着节奏还摇头晃身[80],至于哲赫林耶派,他们有时低声地赞念齐克尔。何况,两派差不多学的是同样的苏非经典课本,其中包括一本叫《冥沙乐》[81]的是两派初期时在神秘主义修行中共同使用的。“冥沙乐”是阿文“Minshar”的音译,意思是象锯一样的来动作,也形容人们念经赞颂时,身子象锯一样地来摇动。可见,从课本标题来看,虎非耶派在宗教仪式中有时也摇头晃肩的。在教争愈演愈烈之后,齐克尔赞念法中的“低声”和“高声”的区别才进一步突出起来,并成为两大门宦的分水岭。但只仅仅是后来的事。甚至在哲赫林耶第三辈教主马达天时期,“低声”和“高声”可能还不是派别分歧的显著标志,因为哲赫林耶的学者仍然说“古土布·阿兰(马达天)继承了哲赫林耶、虎夫耶的两颗珠子。他是两大道的主人,因此他是两海的汇流处。”[82]在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关系上,有关齐克尔赞念法的争论和差异并非是俩人关系决裂的本质原因,也不是虎非耶和哲赫林耶两派产生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应该是中国回回社会中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教矛盾所造成的。其实,虎非耶派和哲赫林耶的教派形成和冲突可能并没有直接产生于马来迟和马明心之间,倒是可能发生于马来迟的第三个儿子马国宝和马明心之间。当马明心认为马国宝的“老派”偏离了正道而决意实行宗教改革后,才真正开始了两派之间的剧烈教争。

四、小　结

通过中西方资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般结论,即在牵涉到马来迟和马明心在中国的经历和传教活动、他俩之间的同学关系和友谊等,中国方面所见的各种资料和记载要比较详实和比较可靠,况且直接来源于哲赫林耶派和虎非耶派的记录和口述。缺点是由于资料来源繁杂,加之后来教派的争端和矛盾,使得中国的资料有时互相矛盾,错误不少,所以,引用时必须谨慎、参照和对比,并进行分析,剔除错误。对于研究虎非耶和哲赫林耶的关系以及教争情况、它们的历史,中国的文献和资料是不可缺少的宝贵材料,是我们研究和参考的重点。但另一方面,在研究马来迟和马明心在国外特别是在也门留学期间,以及他们俩在也门栽比德的纳格昔班底教团在苏非教乘和道乘上的功修和体验与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的联系,弗莱彻经过他的努力和仔细的分析所提供的资料及学术观点为我们研究中国的苏非教团和历史指出了门径和方向。西方资料包括西方学者收集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资料以及西方学者根据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苏非教团问题和历史将是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源,值得借鉴和应用。所以,在未来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领域中,中西方学者的互相合作和联系、共同探讨以及交换资料、交流学术观点、互相磋商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希望这种联系和交流得到不断地加强和巩固。

注释:

①这里的“东西方资料”在本文中界定为:东方资料是指中国学者收集和发表的中文资料以及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资料;西方资料主要是指西方学者收集和发表的西方资料,以及他们译成西文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日文甚至中文的各种原始资料和文献。

②有关弗莱彻对中国苏非教团的研究以及他的学术生涯,参见拙作:《弗莱彻和他对中国纳格昔班底教团的研究》,载《回族研究》,1997(3)。

③④⑦⑭⑲⑳㉘㊶㊽㊾㊶㊻㊼㊸弗莱彻:xi,15—16页,27—29页,19页,26—27页,32—33页。

⑤⑩⑯⑰㉔㊴㊾㊶㊺㊷㊼㊸弗莱彻:xi,12、14、15页。这里的资料来源于哈基姆·杨(Hakim Jan)应毛拉米尔扎·穆罕默德·伊斯兰·阿里阿訇(Mulla Mirza Muhammad Islam b. Ali Akhund)之邀于1919年用突厥文写的《匿名圣徒传记》,此手稿后来标题为“Hadrat Sayyid Khwajam - ning TSRH - lari”(大和卓阿帕克传),归入瑞典隆德大学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书馆所藏的固纳·雅林(Gunnar Jarring)收集的东突厥文手抄本第 14 卷。中文资料并没有穆罕默德·尤素福和卓到过肃州的任何记录。

⑨勉维霖:《概论》,252—253 页。

⑪同上,xi,16 页。这里的资料出处是德国学者崔普纳(Trippner)的"Islamische Gruppen und Graberkult in Nordwest - China"(伊斯兰教派和中国西北部的圣墓崇拜),载 Die Weit des Islams(伊斯兰教领域)和"Die Salaren,ihre ersten Glaubensstreitigkeiten und ihr Aufstand 1781"(撒拉族,她的首次教义上的争执和 1781 年的起义),载 Central Asiatic Jounal(中亚杂志)中所引用的马兹廓作的记述。

⑫原文"最"字带口字偏旁。

⑬阿格来这一名字在关里爷的《热什哈尔》(第 16—17 页)也出现过:"相传:咱们的毛拉、沙赫、阿各力曼克阁下,(愿真主以他的尊贵赐福我们)于某月某日归真了。"可见,阿格来(阿各力)不仅是马来迟的老师而且是马明心的老师。关于这点,我们将在"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关系"这部分里继续谈到。

⑮杨怀中:《甘宁青回族中的苏非派》,载《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年),264—265 页。

⑱关里爷的《热什哈尔》中是"阿各力·曼克",并云他教过马明心和马来迟。见 16—17 页。

㉑弗莱彻:xi,19 页;崔普纳则引用了马兹廓的记载,见 Trippner:"Islamische Gruppen und Graberkult in Nordwest - China"(伊斯兰教教派和中国西北部的圣墓崇拜),载 Die Weit des Islams(伊斯兰教领域),P. 154 - 155 页.

㉒见 Trippner:"Islamische Gruppen"(pp. 154—155)中引用马兹廓的记载。

㉓崔普纳:"Die Salaren,ihre ersten Glaubensstreitigkeiten und ihr Aufstand 1781"(撒拉族,她的首次教义上的争执和 1781 年的起义),载 Central Asiatic Journal(中亚杂志),Vol. 9,no. 4,p. 263。

㉕同上,第 20 页。经笔者仔细核实资料,发现弗莱彻所引用的崔普纳(Trippner)的材料都出自于王树民撰的《乾隆四十六年撒喇事变与西北回教新旧分立之由来》,载《西北通讯》,1948 年第 3 卷第 5 期。

㉖唯有二则资料例外,一说马明心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此说马学智(穆罕默德·曼苏尔)的《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原文系阿拉伯文,马忠杰、王有华、苏敦礼摘译,油印本,1980 年银川会议学术论文资料第 25 号,第 17 页。马学智是清末民初的知名阿訇,哲赫林耶第七、第八辈教主马元章和马震武的热依斯(教区首领)。此说显然有误。因为同页材料说,明心卒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享年 63 岁。如此,那应该是生于 1719 年左右才对。一说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此说见述源《回教兰山道派——哲赫忍叶源流记》,载李兴华、冯今源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839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㉗在马学智的《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中是穆罕默德·伊卜拉欣,或穆罕默德·召斐。见其油印本,第 12 页、第 13 页和第 2 页等。经名穆罕默德·召斐也为杨怀中所引用,见《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载《论稿》,319 页。

㉙在单化普《陕甘劫余录》中称为"河州'耳则子'",载《禹贡》,1936 年第 5 卷第 11 期,第 98—99 页;弗莱彻的资料来源是据于日本学者 Saguchi Toru(佐口透):Juhachi - jukyu seiki Higashi Torukisutan shakishi kenkyu(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东京,1963 年,572 页;穆罕默德·达伍德的 Aa - Sin 一书,前引,116 页。

㉚在《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中,马明心在也门的导师称呼其学生为"伊卜拉欣",或"中国的伊卜拉欣",参见油印本,13 页。

㉛勉维霖的《概要》(1981 年出版)说是 9 岁(该书第 59 页),可事隔 16 年后,他主编的《概论》说是 12 岁,见其书第 254 页。《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也是"九岁",但在朝觐路线上是甘肃——云南——缅甸——也门的。参见马学智的油印本,8 页。杨怀中的《论稿》(第 319 页)说是"十岁",但他给出的年代是雍正六年(1728),因此,他的关于马明心开始朝觐的年龄似与其他中文资料并无区别。

㉜参见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马通《溯源》,第 115 页;弗莱彻:xi,第 28 页。《清实录·高宗实录》卷 1341 第 8 页记载:马明心"曾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地方学习回经"。

㉝唐卿宇(音译,Tang Chien - yu):"四大门宦",转引自克劳德·匹肯斯(Claude L. Pickens,Jr)在 Friends Moslems(穆斯林之友)杂志中的译文,1942 年,第 16 卷第 1 期,5 页:见弗莱彻:xi,29 页。

㉞李兴华、冯今源编的书,前引,第 839 页。在朝觐路程上,它说:"凡朝觐天方之人,必绕道云南、阿哇(阿佤),经印度,越巴尔干半岛,始抵天方。"

㉟《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认为关里爷(阿布杜勒·尕底尔,或官川的弟子、关里二爷、凤翔二爷),《热什哈尔》的作者,是马明心的热依斯(阿文,首领,教区代理人)、弟子,即马明心的同时代人。见马学智的油印本,9、10、18 页。但在该书的第 53 页上,记载着在第 4 代教主马以德时期(1778—1850),关里二爷仍在世(第 53 页)。看来,关里爷在马明心时代是非常年轻的,因此说是穆宪章的主要弟子大概更合理些。

㊱关里爷:《热什哈尔》,13 页。

㊲马通:《溯源》,117 页;勉维霖:《概要》,59 页。

㊳勉维霖:《概要》,同上。杨怀中《论稿》(第 319 页)也说马明心"受业于也门道堂大伊玛目"。

㊵根据文章来看,"述源"是哲赫林耶第七代教主、马明心四世孙马元章的弟子的笔名。

㊷约翰·沃尔(John Voll):《穆罕默德·哈亚特·辛迪和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瓦哈比:对 18 世纪麦地那知识界的分析》,载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亚非研究学院学报),38 卷,第 1 期,32—39 页。

㊸库拉尼写过高念"齐克尔"的论文:"Ithaf - munib al - awwah bi - fadl al - jahr bi - dhikr Allah"(致高声赞念真主的忏悔者)。此文刊载于穆罕德·阿里·沙卡尼(Muhammad b. Ali ash - Shawkani)著的 Al - Badr at - tali bi - mahasin man bad al - qarn as - sabi(伊历 7 世纪后马哈辛著的"吉兆的满月")一书,开罗:1929/30,第 1 卷,12 页。

㊹弗来彻:xi,第 25 页。此段的内容,已故回族学者马肇椿也翻译过,见杨怀中的《论稿》第 370 页。

㊺阿赫默德·穆罕默德·卡丁(Ahmad b. Muhammad Qatin):"Tuhfat al - ikhwan bi sanad sayyid walad Adnan"(根据赛义德·瓦立德·阿德纳搜集整理的兄弟会论文集),伊玛目叶海亚·萨那阿著作手稿,藏于北也门。转引自开罗的埃及国家图书馆第 303 卷宗缩微胶卷第 19 卷,100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㊻穆罕默德·阿明·穆赫卜比(Muhammad al - Amin Muhibbi):Khulasat al - athar fi ayan al - qarn al - hadi ashar(11 世纪名人著作精选),第 2 卷,283 页。

㊼参见卡尔·勃劳克曼(Carl Brockelmann):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eratur(阿拉伯文学史),增补装订本第 2 册,537 页。

㊽哈米德·奥尔加(Hamid Algar):"纳格昔班底教团中的'低念'和'高念'齐克尔",转摘于 Akten des VII. Longresses fur Arabistik und Islamwissenschaft(第七届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科学年会文集),哥廷根,1976 年,第 3 卷第 98 期,44 —45 页。

㊿哈桑·阿里·乌加米(Al - Hansan b. Ali al - Ujaymi):"Khabaya z - zawaya"(道堂的秘密),开罗,国家图书馆,"宗教类",抄本,编号 2410 ,82 页。

(52)孙玉成(音译,Sun Yu - chen):"宁夏哲赫林耶道堂一瞥"(1936 年 2 月 15 日),弗莱彻转引自匹肯斯(C. L. Pickens,Jr)的有关"教派"的私人笔记的英译文。见弗莱彻:xi,28 页。

(53)这里弗莱彻引用了日本学者 Nakada Yoshinobu(中田吉信)的 Kaikai minzoku no shomondai(回回民族诸问题)一书(东京,1971),83 页。记录这一事实的日文资料(出版于 1927 年,作者 Kawamura Kyodo)一定是从中文资料过来的,因为宰因的名字是用汉文"栽尼",其汉文称呼是"道长",并用了"道堂"这个词来说明马明心在也门学习的地方。根据笔者的分析,日文资料中的"栽尼"一词大概与金吉堂用的是一样的。日文资料的出处见弗莱彻:xi,28 —29 页,注 42。

(54)参见约瑟夫·弗莱彻:"泰勒——匹肯斯有关中国纳格昔班底教团哲赫林耶派的通信",载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3(中亚和内亚研究之三),1989 年,1 —35 页。

(56)同上。请注意:中文资料都记载马明心随叔父朝觐上路是 1728 年。

(57)阿赫默德·穆罕默德·卡丁:前引,95 页。根据阿赫德勒(al - Ahdal)在其著作"Ah - nafas al - Yamani"(也门的心灵,第 22 页)所引用的事实证据,穆罕默德·哈亚特·辛迪授权阿卜德·哈利格能讲授他的有关圣的论著'Al - wajaza fi I - ijaza li - kurtub al - hadith ma' ba 'd al - ahadith al - mumtaza"(精选圣训集之后的考证圣训学著作之纲要)。

(58)当哈尔瓦特派旅行家阿里·欧麦尔·吉那维(Ali b. Umar al - Qinawi,卒于 1784 年)访问栽比德道堂时,那里的谢赫们绕有兴趣地倾听他自创的神秘主义修行体验,甚至在围成一圈做齐克尔时,他们加入了行列,听他讲授齐克尔"高念"法。这种"高念"法是他本人根据哈尔瓦特派的神秘主义修行体验。见穆罕默德·卡西姆(Muhammad Qasim)编的 Ajaib al - athar fi al - tarajim wa l - akhbar(解译和传闻中的名人奇迹) 1880,卷 2,89 页;另参见阿赫德勒的"也门的心灵",前引,68 页。

(59)关于阿卜德·哈利格讲授两种赞念法的记载,见卡丁的书,前引,95 页;参见弗莱彻:xi,30 页。

(60)(82)马学智:《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26 页。

(61)述源:《回教兰山道派——哲赫忍叶源流记》,载李兴华、冯今源编的书,前引,840 页;马通的《史略》是如下记载的:"这个道堂(也门的沙孜林耶道堂)的'筛海'穆罕默德·布录·色尼(默罕默德·布录·载尼),见明心眉目清秀,十分喜爱,遂收明心为门徒,供其学习经典。穆罕默德·布录·色尼是这个道堂的第七辈'筛海'(宗教领袖)。第一辈是穆豪引的尼(穆罕默德·穆罕应底尼),二辈是伯哈文的尼(巴哈文底尼),三辈是他振的尼(塔正底尼),四辈是海足若·巴格(海足若·巴格),五辈是海足若·其色依尼(海足若·其色伊尼),六辈叫阿布都里·哈利格(阿布都·哈利格),七辈是第五辈之子。"见《史略》,第 365 页。括号中的名字是杨怀中的《论稿》中引用的马明心道谱,见第 266 页。

(63)匹肯斯打印稿:"In Search of Moslens in China April 30to July 1936"(1936 年 4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对中国穆斯林的追寻);另见单化普《陕甘劫余录》的文章,98 页。关于后一点,笔者核查了《禹贡》第 5 卷第 11 期的单化普一文,在"马占鳌与河州之四"中云:"乾隆四十六、七年,有一位马老人家,和马明心是师兄弟,那老人既有学问,又有德行,常劝西番人奉教。西番人本来是不穿裤子的,他老人家劝他们朝主礼拜,给他们穿上裤子。以后西番人崇信回教的,有里八工、外八工等处。"如此说,马老人家应该是马来迟。弗莱彻把两人如此联系是牵强附会的。

(64)马通:《史略》,366 页;《溯源》,118 页。杨怀中:《论稿》,319 页。

(65)勉维霖:《概要》,60 页。1761 年即乾隆二十六年的时间来自于《钦定兰州纪略》卷 8,23 —24 页。这是清朝档案根据审讯记录提供的。

(68)参见陈国光:《新疆伊斯兰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派,兼论我国哲合林耶门宦的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第 1 期,87 —96 页;《中亚纳合西班底教团与我国新疆和卓、西北门宦》,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1),106 —117 页。

(70)马通的新版《史略》却改为"什板丁耶"(纳格昔班底耶)。

(72)关里爷:《热什哈尔》,16 —17 页。在脚注 4 中,译者杨万宝等认为阿各力是也门学者。根据弗莱彻和马通的资料,阿格来(阿各力)是麦加学者。参见本文第 2 页。

(74)参见马通:《溯源》,123 页;勉维霖:《概要》,60 页;关里爷:《热什哈尔》,16 —17 页。

(75)关里爷:《热什哈尔》,16 —17 页、20 页。甚至哲赫林耶第三辈教主马达天将"者赫雷叶"、"胡非叶"一起传授给他的弟子。参见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禹贡》,1936 年第 5 卷第 11 期。

(77)《清实录·高宗实录》,卷 1341,8 页。

(78)马通:《史略》,229 页。有关来迟经常走访明心,恐怕是来自哲赫林耶派的消息。按照中国文化环境来看,老人常常拜访年轻人并不常见。关于两派的发展协议,依我看,也许是后人牵强附会的说法而已,因为在马来迟和马明心两者的关系上,虎非耶和哲赫林耶的词并没有这么过早地出现。

(79)关里爷:《热什哈尔》,17 页。

(80)杜磊(Dru Gladney):《回族、伊斯兰教和国家,中国西北角的一个苏非社团》,Muslims in Central Asia: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and Change(中亚的穆斯林:认同感和变化的表达),由格劳斯(Jo - Ann Gross)主编,伦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2 年,100 —101 页。

(81)崔普纳在《撒拉族》一文中说,《冥沙乐》是一本从《古兰经》中摘选了一些比较短的章节的经书。参见 Central Asiatic Journal(中亚杂志),第 9 卷,4 页、263 页。

〔作者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丁克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